

作家相聚“文学馆畅谈”——

“文学选择了我,我也不能辜负文学”

□本报记者 教鹤然

盛夏时节,中国现代文学馆内一片绿意盎然。受邀参加中国作协第17期“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的38位作家相聚于此,共赴文学之约。7月20日上午,“文学馆畅谈”活动在这里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主持活动并讲话。大家畅谈心得,分享各自与文学结缘的故事。

吴义勤向各位作家介绍了中国作协的历史沿革、机构设置及各方面的工作情况。他表示,近年来,中国作协全力打造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四大奖项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盛典”品牌活动,组织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在周立波的家乡打造清溪文学村庄,助力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开展国际青春诗会、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人民阅读等系列活 动,推动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让中国文学走进更广阔的世界,让优质文学资源触达更多的读者。希望通过此次“作家回家”,使中国作协与广大作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让作协成为真正的“作家之家”。“文学馆畅谈活动,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大家可以谈自己的创作感受,分享正在创作的文学故事,也可以聊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讲讲自己的文学梦想,共同谱写一曲文学的‘无主题变奏’。”

“一直爱下去,一直写下去”

“我的本名是王蒙。因为这个名字,6岁的时候我就梦想成为一名作家。”青年作家杜梨在童年时代就开始在阅读中学习如何遣词造句,如何培养良好的审美趣味。大学毕业以后,她在英国莱斯特大学攻读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当时,有位教授问她“为什么要来这里学文学”,她的回答是“想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怀揣宏大的文学梦想,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现在,杜梨在颐和园工作,每天都忙着接听游客的电话。“我当时在想,可能是命运想让我成为一个坚韧的作家,给我丰富的素材,才如此锻炼我。”她表示,自己要在未来的生活和创作中,思索如何从琐碎的日常里提炼出诗意,才能不辜负这份

社会百态与时代变迁是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当越来越多的作家以“在场者”的姿态投身沸腾的生活现场,文学正迎来一场静水深流的“再创”新变。7月20日下午,中国作协第17期“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之“文学下午茶”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共聚一堂,与参加活动周的38位作家围绕“作家在场与文学再创”这一话题展开交流。

何为“作家在场”?徐则臣认为,每个作家所在的“场”都不一样,但都与生活密切相关。作家要时常思考自己是否处在生活第一线,是否能从广阔的社会生活现场汲取营养,让人不觉得作品有隔膜感。在他看来,近年来文学界提倡的大文学观,就是要打破过去越来越小、越来越空转的文学样式,把写作敞开,让更多及物的、有效的、热气腾腾的、有切肤之感的内容进入文学创作,让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更亲近。“写一朵花,能让读者读到一个世界;写一座村庄,能让读者感受到人类整体的命运……只有作家个人认知与更广大的时代建立有机联系,将物理的‘在场’转化为创作的‘在场’,这种转化能力才是真正有效的,而这恰恰是文学再创的真正考验。”

面对来自各行各业的中青年作家,李洱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学生》为例,谈到自己细读文学作品的审美体验。他认为,无论哪个年代的作家,创作的核心永远是人,而经由人所投射出的各种情感羁绊和道德法则,既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当下。小说让生活的思绪变为完整的叙事链条,这是一种真实的艺术创造,也正是作家“在场”极具价值的面向。科技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人类的传统仍然薪火相传,延续至今。当故事的语境发生变化,传统的意义经由写作者的重新审视,会再度生长出新的骨骼与花朵。“只要对时代、对文学传统作出了属于自己的回应,我觉得这就属于‘文学再创’。对在文学漫漫长路上跋涉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学习名家书写现实

命运的馈赠。

网络作家历史系之狼是维吾尔族人,在新疆库尔勒的戈壁滩上长大。出于对历史题材网络文学作品的热爱,他大学时坚持选择读了历史专业。最开始,他热衷于给历史题材网络小说挑错,后来不满足于只是阅读,也想自己拿起笔写点什么,就为自己取名“历史系之狼”。“家人总问我:‘写作能当饭吃吗?’从大二到现在,我创作已经10年了。我的体重变了,身份变了,口音也变了,但唯一不变的是我对文学的热爱、对创作的坚持。我会一直爱下去,一直写下去。”他说。

网络作家知白也是在20年前先开始读网络小说,后来“读而优则写”,在网上连载小说。最拼的时候,过年在工厂值班8天,他“码”了差不多10万字。“以前,我只想着能将爱好与收入结合起来,用我写字的能力改善生活,那该有多好。现在,我不再想得那么肤浅了,我已经感受到沉甸甸的使命感。”

“文学给予我的,远远比我想要的还多”

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离不开一次次提笔投稿的尝试。一封封投稿信,见证了每一位写作者逐字逐句的坚持与期盼。青年作家文吉儿谈到,她从小时就开始写作、投稿,拿着邮票去换稿费,为自己赚零花钱,是她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作为“95后”的“乙世代”写作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成长,她在写作中更注重自我真实的主体性叙事。“我的创作大多以个人经历为蓝本,没有曲折和沉浮的人生,但有鲜明的青春底色。”

“60后”基层写作者刘培国从16岁开始投稿,直到19岁才第一次收到用稿通知。长期扎根淄博的他发现,很多传统工艺、民俗文化随着时代变迁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想用文学的形式留存下这些文化记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历史,“文学选择了我,我也不能辜负文学。”

儿童文学作家邓西的文学启蒙是听村里的老爷爷讲故事,那些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里有很多会魔法的小孩子,让她梦想能像他们一样飞到天上去。她从2013年开始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杂志上发表短篇作品,6年

真实地 在场,看到广阔生活

“文学下午茶”聚焦“作家在场与文学再创”

□本报记者 宋 吟

的方法,并用其来应对我们自己的现实,而非简单重复他们的故事。学习方法是‘再创’,重复故事只是‘仿写’。”

当虚构与非虚构的文体边界日益模糊,未来的写作者如何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宇宙?梁鸿从非虚构写作的必要准备谈起,为在场作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田野调查课。“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中的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在场,无论是小镇青年、大学教授还是其他任何一种职业,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值得书写的,都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文字转化成对世界的思考。”她谈到,作家这份职业,不仅要关注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更要关注社会发展中人非常具体的心灵感受,打破自己知识、生活、经验的壁垒,关注、了解和析新现象出现的原因。“如果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结构都没有变化,只在假装过着一种‘二手生活’,这样根本无法写出真正好的作品。作家的精神、热情和思想都要努力敞开,要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最微小的地方。这会形成一个稳固的基座,让写作的底色变得宽阔而厚重,也能让作家摆脱自我的有限性,可以多层面地思考问题。”

“鲁迅对文学青年萧红和萧军的赏识,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是在场的。鲁迅从他们笔下的世界看到了东北沦陷区真正的生活。”张莉以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萧红为例谈到,她将个人经验与民族危亡之际的生存图景联结在一起,将个人经验转化成为有公共性的文学经验,这就是她的“在场”。“每个作家都是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

后,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她辞掉了工作,成为一名专职写作者。“我‘躲’在海南岛的小渔村写作,因为文学,我也被看见、也能够‘回家’了。”她谈到,“文学写作让我有了轻盈的姿态。感恩文学给了我翅膀,它从来没有辜负我,它给予我的,远远比我想要的还多”。

“认真地生活,就是认真地写作”

生活是文学最厚重的底色。许多创作者提笔写作的初心,都源于对真实生活的体察与共情。“我走上文学道路,更多是出于对父母生活苦累的不忍和心疼。”青年作家王闷闷表示,写作是为了记录父母与生活较量的过程,为了找到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路径。“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真正进入了生活,逐渐理解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多义性。我把这些都写进了小说。其实,写作和生活是一体的。认真地生活,就是认真地写作。”

同样扎根日常生活,以文字记录现实图景,学者、作家黄灯也在生活的土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道路。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在网上广为传播,黄灯意识到,相比于学术论文的规范与严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更适合她表达对世界的理解。“文学是特别有力量的,尤其是写完《我的二本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跟书中的人物是在一起的。”她表示,要对文字有敬畏之心,诚恳地面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因为写作不在远方,而在我们的身边,在此时此刻的现场。以后我还会写下去,做一个老老实实在的写作者。”

在这场关于“文学之路”的畅谈里,作家们讲述了很多生动鲜活的故事:有人从乡村田野走来,有人在城市灯火中提笔;有人年少时便与文字结缘,有人历经半生才找到文学的归处……他们年龄不同、身份各异,来自天南海北,但对文学与生活的热爱是共同的。这份滚烫的热爱汇聚在一起,将点燃更多创作的星火,让文学的力量穿越时空,抵达更多人的心底。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作家签名版图书捐赠仪式”。一批作家签名版图书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捐赠给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留下永恒的文学印记。

真实地 在场,看到广阔生活

“文学下午茶”聚焦“作家在场与文学再创”

□本报记者 宋 吟

新的文学传统的创造者。”张莉谈到,再创意味着作家对同一个地理空间、同一个主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解,并借此完成自我的推倒和重建。作家应该敏锐地捕捉新的现实,保持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强关联性。

提问环节,青年作家劳佳迪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曾经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一部小说,却遭遇编辑对文体合法性的质疑,面对这种情况,创作者应该怎么办?梁鸿对此表示,虚构与非虚构是完全不同的文体,即使对同一题材的处理,也会有千差万别。“写作是一个慢慢摸索和积累的过程,只要沿着心中的主题不断向前,不妨多些尝试和试错。在写作的道路上,一切探索都是有价值的。”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回到中国作协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与所有热爱文学的人共话文学理想、共叙文学情谊、共享文学精神盛宴。”来自河南的青年作家李知展感慨,这是一堂生动的写作课、文学课,让人深刻感受到文学创作背后迷人的思想魅力。他表示,青年作家应当勇于直面时代的丰富性,关注更广阔的世界与更多具体的人的命运,用自身的创作反映时代的磅礴、复杂与深刻。

白琳、董新铎、凉城虚词等也围绕小说素材选择、AI协同创作的边界等话题与四位嘉宾进行了交流对话。真正的在场,是身体与思想的双重抵达;深刻的再创,是对时代与传统的双向回应。此次交流探讨让大作家对如何以文学书写现实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未来的创作凝聚了更鲜明的共识。

付出加倍努力,拥抱和书写这片土地与这个时代

诉父母:在遥远的首都北京,我还有另外一个温暖无比的家,我要到那里去见我的兄弟姐妹。”

“平日伏案备课、阅读文学作品,大多数时候是独自与文字相伴,总觉得文学之路难免孤单。这次受邀‘回家’,真切体会到‘作协是作家的港湾’这句话的分量。”作为在高校从事文学评论与理论研究的写作者,张凡谈到,评论与创作同源,都要扎根现实生活,把个人笔墨融入时代叙事。“返程之后,我既要站好三尺讲台,踏实做好教育与文学研究,同时更要多走出校园,贴近鲜活的生活日常,用理论文字为文学创作发声。”

“过去我总觉得,中国作协会员就是一项写在简历上给别人看的荣誉,对它没有太深的感情。可是在欢迎仪式上,作协颁发给我们每人一块入会纪念牌,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被深深触动了。”娜仁高娃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在她生活的小镇里,常住人口不到3万。“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总有人问我说,你是写书的吗?你把咱们自己的故事写一写吧,我昨晚思考了很久,觉得今后应该向我们的前辈作家们学习,一定要做一个有‘在场感’的作家,用写作来回报这个伟大的时代,回报我小镇的父老乡亲。”

回家是为了更有力地出发。作家们动情地说,今后将会带着这份“文学一家人”的情谊回到生活现场,把脚踩在泥土里,把心贴在人民身上,用更多有温度、有厚度、有辨识度的作品回应时代的召唤和人民的期盼,让文学之光温暖更多的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国文学出版的重镇,成立75年来推出了一大批古今中外文学精品,为代代读者提供了优质精神食粮。7月21日上午,中国作协第17期“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之“相遇经典 对话名编”活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毛广程,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出席并致辞。部分出版社和文学期刊负责人与参加活动周的38位作家共聚一堂,围绕文学创作、出版和发表等话题展开深入对话交流。活动由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黄国辉主持。

在作家和编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毛广程表示,“作家活动周”是中国作协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一项品牌工作,作家与编辑的面对面交流始终是其重要环节之一。“以往的活动多是邀请编辑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或组织作家走进中国作协所属的刊社编辑部,而今天带领作家朋友们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第一次。”他谈到,一代又一代文学编辑以“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奉献,孜孜不倦地打磨出无数精品力作,持续丰富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推动者。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作家们听到编辑们对文学作品的精准研判,也希望编辑们能从作家们身上汲取到更多来自文学创作前沿的深度思考,与作家们在作品的题材挖掘、品质提升等方面形成共鸣,实现双向奔赴。“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合力,一定能打磨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真正把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要求落到实处。”

臧永清说,作家与编辑本是同行同道,都为了打磨好作品而努力。只要共同迈过这道难关,就一定产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真正能留得下来的优质文学。作家把稿件托付给出版社,本身就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对于每一份优质稿件,都应认真审读、精心编校,绝不能让好作品被埋没。“出版社正是依托作家的创作,才能为文学事业添砖加瓦。没有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出版社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希望这次活动能在作家和编辑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大家畅快交流、加深了解、增进信任,真正形成彼此成就的合力。”

为优质作品找到真正懂得它的读者

在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鲍坚看来,中国文学始终服务于时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文学的创作、出版与营销,离不开完善而优质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作家出版社与全国众多作家保持着热烈的联络和紧密的合作;而作家群体对作家社的信任,以及作家社自身为作家服务的意识和水平,正是出版社引以傲的“看家本领”。

《人民文学》副主编邓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人类情感联结的精神载体。“当下正处于文学创作的珍贵窗口期,创作者应当珍惜这段深耕文字、依靠真情实感写作的宝贵时光。”他提出,作家写作需要同时具备“显微镜”与“望远镜”的双重视野,既要俯身洞察现实生活的细微纹理,也要登高回望历史纵深,以此赋予作品以历史厚度与时代格局。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谈到,优质文本是一切出版工作的根本,也是策划、包装、推广等所有运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前提。“人文社始终致力于发掘真正有价值、有闪光点原创作品,因为唯有扎实的好文本,才能支撑起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度传播,最终让作品真正抵达读者。”

《十月》主编季亚娅表示,当下大众阅读正加速向屏幕迁移,越来越多的内容开始依赖影像与图片叙事。影像叙事固然可以被宽泛地纳入广义文学的范畴,但那些无法被影像和图片完整转述的文字深处的精神脉络、人物幽微的内心褶皱、复杂细腻的思辨过程,恰恰是纯文学独有的核心价值,也是文学期刊在屏幕时代立足的根本自信所在。

《青年文学》主编张菁用“情真意切”来形容此次活动的氛围。在她看来,文字承载着创作者对生活的深刻体悟,也暗含着对当下时代细致入微的审视与思考。“正因如此,原创性才是我们评判作品最重要的标尺。创作者能够以陌生化的目光重新发现生活,以独树一帜的手段表达自我,同时具备有力量的思维、细密的观察与多元的审美维度,这些正是我们衡量一部优秀作品不可或缺的品质。”

《当代》主编徐晨亮表示,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作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去记录、勘探、描摹和解读当下,艺术表达的形式也随之不断丰富。“而作为文学编辑,我们的核心职责始终未变:发掘值得被看见的好作品,并为每一部优质作品找到真正懂得它的读者。”

“读者群体始终对高品质内容有着稳定的需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陈玉成谈到,编辑是作家的同道与长期伙伴,应为其提供“全链条”服务,包括精心打磨文本、帮助作家确立文坛定位,以及拓展作品的商业价值等。未来将持续打造既贴合新时代风貌、又能深入人心的全新型文学经典。

坚定扎根现实、用心书写的信念

活动现场,作家们结合各自创作实际和关心的问题展开交流分享。吴半仙从事网络文学创作20多年,哥哥从未为他宣传过,但当他首次出版纸质书《守鹤人》时,哥哥竟主动发朋友圈说“这是我弟弟写的”。这让他深切体会到,纸质出版是网络文学走向更广阔人群的重要桥梁,“因为大量书写当下生活的内容在网络平台在推出单行本时,会与编辑深度沟通、协同打磨,将上百万字的原作精简提质,使其更贴合纸质书的阅读逻辑,也更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完成一次文学意义上的跃升”。

10多年前,雷智华因家中经营的工厂濒临倒闭,为了将产品销往更大的市场,她曾走遍全球40多个国家。她回忆说,跑销售时无数次被拒之门外。最艰难的日子里,是文学支撑着她,给了她前行的动力。“我在火车上写,在机场候机大厅写,在去见客户的路上写……任何时候,我都没忘记自己是一名作家。”她特别提到,一次跑业务时被毒蛇咬伤,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她不断提醒自己不能睡着,因为一旦睡过去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于是,她掏出手机开始打字,用写作对抗昏沉,也守住最后一丝清醒。

李唐、梁滢、贾煜、北雁也围绕电子书与纸质书行业发展、青年作家如何书写时代全貌、科普科幻文学创作等话题各抒己见。他们表示,在与编辑的真诚交流中,大家真切感受到出版行业深耕文学的匠人坚守,也会到文学工作者对待创作者、对待文字的温暖与尊重,内心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扎根现实、用心书写的创作信念。

活动期间,作家们还参观了人文社社史馆、版本库和朝花夕拾·阅读文咖咖啡馆供销社,对人文社珍藏的史料文献和经典出版物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打卡了一系列兼具文化内涵、实用价值与设计巧思的文创产品。那些关于文学的思考和编辑们的恳切话语,也像种子一样被收藏进大家心中,等待着在各自的生活里生根发芽。

双向奔赴,合力打磨精品力作

「相遇经典 对话名编」活动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报记者 杨茹涵

(上接第1版)

“昨晚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回顾自己24年来的写作历程,幸福感在我心中涌动。从我第一次发表作品起,就得到了中国作协的关心和支持,我因此得以成长和成熟。”刚刚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傅非谈到,自己希望创作一本根植于土地的书、一本“大文学”之书、一本关于普通人的生命之书,“我写偏远乡村的普通人,与我笔下的人物一起生活,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人间珍贵’,这是我对伟大时代的祝福、对劳动者的祝福,我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去拥抱和书写这片土地和这个时代”。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作协对我而言都是遥远庄重的,像一部只闻其名却未曾翻阅的厚重典籍。今天坐在这里,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回家’的温暖和安心。”今年刚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95后”网络作家纸老虎说,是写作让自己在生活中不再迷茫,“用理工科的说法,就是当现实的溶液处于过饱和状态时,写作是我唯一的析出方式。参加这次活动,听到大家共同谈论我们热爱的文学,我更意识到中国作协这个‘家’的意义。原来每个人都曾在各自的溶液里等待析出,文学就是我们共同找到的那个量杯。”

阿瑟穆·小七长期扎根阿尔泰山牧区,已在山野牧场居住17年,从事哈萨克族游牧非遗文化的抢救、记录与传承推介工作。虽然是汉族,但她笔名中的“阿瑟穆”来自哈萨克语,意为“心灵美”,是陪伴她多年的库其肯奶奶为